

他率村民绝壁上“啃”出天路

——记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“当代愚公”毛相林



▲当年，下庄村村民在悬崖峭壁上艰难地出行。（资料图片）



▲昔日下庄修路的场景。（资料图片）



▲通往下庄的公路。(摄于2017年10月)
通讯员 王忠虎 摄/视觉重庆



▲这些打在岩缝里的木桩，就是当年修路村民挂东西、固定帐篷用的。(摄于5月18日)
记者 郑宇 摄/视觉重庆



▲位于天坑之巅的鱼儿溪龙水井处，毛相林介绍这就是炸响修路第一炮的地方。(摄于5月18日)
记者 郑宇 摄/视觉重庆

(上接1版)

这口井有多大——沿着井口走一圈，要3天；

这口井有多深——从井口到井底有1100米，村民们就生活在井底；

这口井有多陡——三面是垂直的悬崖绝壁，仅东面略微微缓一些，祖祖辈辈沿着岩缝走出的出山小道就隐藏其中。

1997年修路前，毛相林作过粗略统计：当时全村96户、397人中，到死也没出过村的有150多人，从未见过公路的有160多人，未见过电视的有360多人；从悬崖上摔死的有23人，摔伤的有60余人，摔残的有15人。

“喂的猪要变成钱，得化整为零一块一块沿着小道背出山去卖；生产生活物资，也全靠爬出山去背回来。早上出发去竹贤场镇，天黑才能回家，腿脚不利索的还得在外过一夜。”毛相林说，当时下庄惟一走在其他山区村落前面的是电力保障。鱼儿溪和庙堂河在坑底的交汇处有一个小小的电站，得此便利，下庄人在上个世纪70年代便用上了电。

刘从凤家的面条机，是下庄最早的现代化电器。“去巫山县城买的，拆分成十多坨，往返十多次，才全部背回来。”祖祖辈辈在下庄做面条的刘从凤为此前后折腾了大半年。

凡是出山见过公路的下庄人，回来总会跟身边的人讲公路多么好、汽车多么方便。村干部曾3次号召村民修路，可因为绝壁太险峻、工程难度太大，每次都在开工前停工。

1997年，乡里规划建设几条村道路，但没有下庄的指标。因为所有人都觉得，下庄要修路是异想天开。

可下庄人不想再当井底之蛙，不想一直充当落后、闭塞、贫穷的代名词，他们对路的渴望在一次次失望中愈发强烈。

就在这时，刚当选为村支部书记的毛相林去了趟巫峡镇七星村，看到那里大部分村民都修了新房子，有了电视，喂的猪、种的菜直接用车子拉走了。“这都是因为他们村的公路修起了。”毛相林告诉记者，当时他心里既羡慕，又不是滋味。

下庄，是继续在等待中煎熬，还是去搏一把争取新生？

毛相林此时已作出了选择。回到下庄当天，他就找到乡农经办干部、下庄村驻村干部方四才。方四才是下庄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干部，人称“方大学”。

说到修路，两人一拍即合。

次日，毛相林便召集村民开会讨论修路的事，结果招来大部分人反对——“难度太大了，以前不是修了3次，都没修成么？”“炸药怎么解决？钱从哪里来？”“上头没得指标，我们各人修路会不会遭理麻哟？”……

“只要路修好了，把我这个村干部免了也没关系，关键是大家有没得信心。要我看，就算是蚂蚁啃骨头，我们也要在绝壁上‘啃’出一条路来！”毛相林再次给大家描绘了七星村有了路之后的变化，大家思想有些松动了。

方四才又加了“一把火”：“前些年我们建村小时，上面不也是没有指标没有资金么，结果毛书记还是带领大家把学校建起来了。现在这路，我们一样也可以不等不靠，自己修出来。”

下庄村小以前没有教室，只能租用村民的房子给孩子们上课，基本上一学期换一个地方。1995年，时任村主任的毛相林发动全体村民捐资、投劳、捐材料，短短3个月，一幢崭新的土坯结构教学楼便建了起来。

想到这里，大家终于同意了修路，并在会上确定由毛相林任工程总指挥，方四才负责协调炸药、雷管、导火索等“三材”物资。

毛相林号召全体村民每人捐资10元，凑得3980元；每户每年卖一头肥猪，可凑3.84万元，如果这路要修10年，就是38万元；党员干部捐款，再凑得两万元；凡是在村里有承包地的村民，无论是否住在村里，都要投劳，否则交钱，每天20元……

鸡冠梁是整个工程最险要的地方之一，上望千仞绝壁，下临万丈深渊，孤峰入云。毛相林请来的勘测“土专家”一爬到这里就双腿打颤着说：“这路没法修！”

在毛相林和村民们的苦苦哀求下，“土专家”最终在悬崖绝壁上攀爬了40多天，勉强规划出了路线，大部分都在绝壁上，最险要的就是私钱洞、鸡冠梁那一段。

彼时，巫山县农业局局长朱崇轩到下庄检查工作，被下庄人敢于向老天叫板的精神感动，当即决定拨付10万元“三材”物资，帮助下庄修路。

“生”与“死”的考验

7年，6条鲜活的生命长眠在大山深处

“如果我毛矮子拿了一分修路的钱，拿了一两炸药、一根雷管、一寸导火线，沟死沟埋，路死路埋……生死自负……”1997年冬月十二，天坑之巅的鱼儿溪龙水井处，下庄人跟着毛相林焚香祭天、赌咒发誓，用一种近乎原始而迷信的方式炸响了第一眼开山炮。

毛相林将一户或几户家庭编为一个小组，负责某一个或几个工段的施工：男人上山投劳；女人负责做饭、运送物资、在家耕种土地；老人照顾年幼的孩子；年纪稍大的孩子们周末协助大人做后勤工作。

村小老师张泽燕还记得，当年他曾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来激励孩子们——“大人流血修路为我们，我们读书为下庄明天。”

最年长的63岁，最年轻的17岁——下庄的男人们，开始了在绝壁上风餐露宿的7年修路壮举，路修到哪里，就在附近找个岩缝搭个临时窝棚栖身。

日间，毛相林带头在绝壁上悬空钻炮眼、安放炸药雷管，带头搬石头、铺路。晚上，他总是睡在窝棚最外面。“在腰杆上拴根保险绳，另一头拴在岩缝里的老树根上，免得夜里翻身掉下悬崖。”毛相林说，他是村支部书记，是修路的发起人，最重的活、最危险的活必

须带头。

“个把月回家一次，有回在绝壁上住了3个月，回来时又黑又瘦，我都快认不出他了。”毛相林的妻子王祥英说。

为了修路，外出务工的村民回来了，甚至有些已撤离下庄的村民也回来了。

黄会元1996年初便举家搬到了湖北，接到毛相林“村里要修路”的电话后，他二话没说当即回到老家，还借钱买了一台凿岩机。

他没想到，自己这一回来，就永远留在了下庄。

原《万州日报》记者侯长青亲眼目睹了黄会元从崖壁坠落的过程。

“那天是1999年10月1日，国庆节。”侯长青回忆，当时他在鸡冠梁处采访黄会元，黄会元说为了下庄的子子孙孙，就算是死，这路也要修——就在50多天前，村民沈庆富正是在这里被掉落的巨石砸下深渊，成为修路过程中第一个逝去的生命。

“采访刚结束，我就眼睁睁看着一块上方掉落的巨石裹着黄会元坠向深渊。”侯长青还没回过神来，就看到了“这辈子最震撼人心的场面”——和黄会元一个工段的袁孝恩等6名村民，突然齐刷刷朝着悬崖跪下了，“6个赤裸着上身的汉子眼里满是泪水，但没人哭出来。他们黝黑的脸上，写满悲壮和坚毅。”

当晚，全村村民每一家凑了点钱粮，在黄家的地坝为逝者守夜。黄会元躺在为父亲准备的棺木里，老父亲黄益坤大悲无泪：“修这么悬的路，不死人是不可能的。我觉得，我儿死得值得、死得光荣。”

路，是毛相林提议修的；黄会元，是毛相林叫回来修路的；继续修下去，还会不会死人？

此时此刻，毛相林承受的压力和自责，无以言表。他抬头看着头顶那一小片被绝壁环绕着的星空，任泪水无声地滑落。半晌，他用嘶哑的嗓音大声对全体村民说：“50多天前，28岁的沈庆富死了，我们依然在修路。今天，36岁的黄会元又死了。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确认，这路到底是修还是不修？”

“修！”全村村民没有丝毫犹豫，举起了握得紧紧的拳头。四周绝壁环绕，天上繁星点点，天坑底部，几百人围着一口棺材，像是在宣誓，或者是进行某种悲壮而神圣的仪式。那一声声“修”，在绝壁间久久回荡。

这一幕，自此刻在了毛相林脑海最深处，至今仍不时出现在梦中。

第二天，村民们安葬了黄会元，又上了工地。只是，修路的队伍中多了一个女人——黄会元的妻子杨自慧。

当时，下庄有个自发的、不成文的规定，若谁因修路受伤甚至牺牲无法投劳，家里其他人就得将这个劳力顶上。“所以到后来，就有不少妇女含着泪参与到抡大锤、搬石头的修路队伍中来。”说到这里，方四才眼睛有些泛红，“没有任何一名死者家属找村里扯皮。”

7年，6条鲜活的生命，两人终身残疾，数不清多少人次受伤！

路修通后，下庄建了一个纪念碑，上面刻着所有参与修路村民的名字，在“牺牲人员”那一栏，刻着“沈庆富、黄会元、刘从根、刘广周、向英雄、吴文正”6个沉甸甸的名字。

“进”与“退”的抉择

为了子孙后代，这路必须修下去——无论付出什么代价

7年里，工程停工数次。每次停工、每次有人牺牲，毛相林都面临着这路是继续修还是不修的选择。

1998年腊月，县农业局支持的首批“三材”物资用完了，第二批价值26万的物资还未运到，加之钱也用光了，工程停工。

“没钱没物资，这路还怎么修？”村民信心有些动摇。焦急万分的毛相林便号召党员干部以私人名义贷款，他自己带头贷了1万元。因为修路，毛相林家的生活过得越来越拮据，有次为解燃眉之急，他甚至将妹妹临时寄存在他那里的3000元钱也挪用了。

2000年，随着牺牲人数的不断攀升，一股消极的情绪开始在村里蔓延。毛相林内心充满了矛盾——若选择继续，还会不会死人？若选择退缩，下庄势必又将回到在等待中煎熬的原点。

这时，村里发生了一件事。

村里5个孩子误食老鼠药，要到山外的驷坪村去背药回来救命。村医杨亨华告诉记者：“要是在以前，往返一次至少要大半天，娃儿多半没救了。”但那时从乡政府到鸡冠梁的毛环路已经打通了，我往返节约了三四个小时，5个娃儿全救回来了。”

在村民大会上，毛相林用这件事给大家鼓劲：“为了孩子们，为了子孙后代，这路，必须修下去——无论付出什么代价。”

毛相林开始四处“化缘”，除了巫山县农业局，还争取到了巫山县交通局、重庆市财政局等政府部门的拨款，加上社会各界热心人的捐款，下庄修路的资金问题得到彻底解决。

2004年3月，下庄绝壁上的这条2米多宽、8公里长的天路终于全线贯通，下庄到竹贤乡的时间由过去的5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。

在噼里啪啦喜庆的鞭炮声中，毛相林哭了，村民们也哭了。

这天，县里和乡里都来了人，几辆越野车沿着这条绝壁上的机耕道开进了下庄。

好多人都在问：“那是啥东西？”

毛相林抹了把眼泪说：“那就是汽车。只要有公路，我们就可以坐在里面，走出大山。”

这条路，让下庄人第一次看到了生存的希望、脱贫致富的希望！

敬请关注明天重庆日报《“天坑下庄的开路人”系列报道之二：脱贫之路》



▲巫山县竹贤乡下庄，坐落在一个巨大的喀斯特天坑谷底，绝壁环绕，几近垂直。(摄于5月18日)
记者 郑宇 摄/视觉重庆



感受下庄向上的力量

□刘江

以毛相林为代表的下庄人，是个老典型。早在1999年12月24日，本报就在头版头条刊发了《感动地下庄人》，向读者介绍他们的动人事迹。但奋进的下庄，有着讲不完的故事。20多年来，他们不仅凿通了出山的路，更铺设起脱贫的路，谋划着振兴的路，不断书写着老典型的新风采。下庄，在一步一个脚印的攀登中，迸发出奋发向上的力量。

耗费7年时间，搭上6条人命，在绝壁上开出一条“天路”——下庄的筑路故事，乍听似传奇，细品是艰辛。修路多次受挫，但从不退缩；发展产业几经碰壁，但从气馁——毛相林带领村民战贫的故事，闻者为之动容，深思提振干劲。

没人相信下庄能修出一条路，下庄修成了；全乡最穷的村，却在全县率先实现脱贫。下庄人创造的不仅是业绩，更是奇迹。下庄为什么能？凭的是“天不能改、地一定要换”的坚定决心，是“只要能进一丈、绝不后退一尺”的昂扬斗志。天坑里的奇迹，是下庄人“越是艰险越向前”拼出来、干出来的。

所谓的“下庄精神”，蕴藏在下庄人

年复一年的奋斗轨迹里。对走出大山、圆梦小康的孜孜以求，让他们不甘落后、不等不靠，自强不息创造美好生活；改变村庄落后现状的强烈愿望，让他们不畏艰险、不怕牺牲，坚韧顽强地应对各种挑战。这是下庄向上生长的力量源泉，也是对“实干才能梦想成真”的生动注解。正是有了这样的“下庄精神”，换来了峭壁变通途，让下庄离“上面的世界”越来越近。

脱贫摘帽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生活、新奋斗的起点。实现乡村振兴，是下庄人要筑的下一条“路”。毛相林这一辈的下庄人，流血流汗闯出的一条路，让出山的梦不再是奢望。而年轻一代的下庄人，则被寄予新的期望——接过建设家乡的接力棒，进一步打开下庄向上生长的空间，让乡村的路通向更远的远方、更美好的未来。这是修路精神的传承，更是发展之路的延伸。

下庄的故事，下一站更精彩。怀揣着和下庄人共同梦想的人们，感受下庄向上的力量，鼓起勇于担当、敢闯敢拼、苦干实干的精气神，在奋斗的路上披荆斩棘，为美好生活奋力打拼，同样能收获因奋斗带来的精彩。